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〔第七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第七冊

〔清〕查繼佐 著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罪惟錄列傳卷之十四

諷諭諸臣列傳總論

說士之舌，至後世而流爲話家矣。何則？非時尚也。戰國舌在，賢於十萬師，士立談而都卿相，故揣摩之家，其價驟貴。漢時猶有存其遺風者。時六國無篆，不足恣其縱橫，舌亦平平無奇，往往投之不克應，自是失其真傳。世故無能以通侯賞士舌，而士亦遂無望以舌市通侯。汜宋以來，士之舌腐于理，平淡于文，鄙俚于塾，卽否誤于二民之喝倡咒詛，以自爲恍惚而已。是故國策之運不尊，而天下之所以掉此三寸者木強不任用。余爲存此數口，以留一綫云。

諷諭諸臣列傳

吳客

吳客，失其名。張士誠負固平江，大將軍達等築長圍困之，久不下。降將李伯昇係吳舊臣，令吳客往說士誠歸命。士誠嚴衛而須之入，揖上坐。曰：「客何言？」客曰：「臣迺得見大王，言便宜，幸甚？」士誠曰：「孤往折節士，即何嘗拒客？」客曰：「所見非所欲見，臣安得見大王？」士誠曰：「奈何？」客曰：「向者大王之子弟官屬親戚，啓處尊，門遠，振旅者自以爲韓白，畫策者自以爲良平，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，荒娛白日，聲色炫耀，爲謀旦夕，不知長計。而黃蔡葉三參軍，以迂闊書生，鼓唇惑聽，敗一軍不知，失一地不聞。大王深居養優，歸太平無事之容，臣故不能爲新聲熟面，浪曳侯門，安所得咫尺容足地，奮麈地不聞。大王深居養優，歸太平無事之容，臣故不能爲新聲熟面，浪曳侯門，安所得咫尺容足地，奮麈大王前也？」士誠曰：「予乃今日見客矣。」客曰：「大王今日見臣，非臣意。」士誠曰：「非客意，即何以辱教？」客曰：「大王以十八人入高郵，元兵百萬伺城下，大王起叱咤，辟易退，乘勝破擊，據三吳，有地千里，甲士數十萬，南面稱孤。使此時臣得進一言，願大王不忘高郵辛苦，罷滯妖，斥奢嫚，收召豪傑，量才任使，明步伐，嚴賞罰，撫瘡痍，謹斥埃，以大力先計固守江陰、常州、宜興，諸全諸要害，遣一介西與漢約，合力左右難金陵。即不然，乘洪都之救，江左虛弱，爲疾走魏都故智，猶可竊漁人之利，畫江而

霸，與元運爭衡。此臣之上願也。嗟不及矣。」士誠曰：「今即奈何？」客曰：「臣有言，恐大王不從。」士誠曰：「死耳，何言？」客曰：「死足成名，利子孫，千古不恨。且不聞漢友諒之大武昌乎？跨有荊楚，帶甲百萬。鄱陽之戰，舉火欲焚江左，天爲反風，身死師敗，徒爲天下笑。何則？天之所興，誰能廢之？今師臣疲憊，芻餉寡竭。大王恃湖州援，湖州失；杭州援，杭州失，嘉興援，嘉興失。獨戀戀此尺寸之地，竊恐勢極患生，變從中起，有奉大王爲壽于吳廷者，大王欲死不得，生無所歸。語云：噬臍何及？此之謂矣。竊以爲順天之命，自求多福，走一介之使，自陳金陵，願得從寶融、錢俶故事，而大王開門幅巾待命，觀盛朝之所以待陳理者，當不失萬戶侯。大王知博乎？得諸人，復失諸人，無損白駒故步。昔之下策，今之上計矣。」士誠仰首沉慮，良久曰：「且休，吾熟思之。」卒狐疑莫能決。

論曰：說不成，舌在也。

秦裕伯

秦裕伯，大名人，元福建行省郎中，博辯，善爲詞說，有聲河以北。元末避地上海，張士誠招之，不至。太祖下松江，以禮聘之，對曰：「裕伯仕元二十年，背之不忠。母喪不終，不孝。」稱疾固不起。上手書諭之：「海濱之民好鬥，以裕伯智謀，居此恐有後悔。」遂入朝。官之不受，復嚴諭，乃伏受職侍制。上嘗與裕伯論學，謂志勿滿，量勿隘，意勿驕，聖人之學以天爲準，賢人之學以聖爲則。裕伯曰：「誠如聖諭。」復論武，裕伯本《武經》，稱使詐使貪，上不以爲可。卒以諷辯聞于時。

論曰：裕伯無欲以諷辯聞也，初所持忠孝二字。奉嚴諭而始受職，較青田輩出處尤可觀。曰以詐貪二字塞明問，是之所以爲諷辯也，借縱橫之解以自浮況耳，而卒不及禍。

李實王復 趙榮

李實，字孟誠，四川合州人，正統乙丑進士。爲人恣便無拘，懷傾狡，有口辯。初爲禮科都給事中。己巳，鹵也先等擁上皇薄都城，遣使言和。詔禮部侍郎王復、鴻臚寺卿趙榮走羊酒勞軍，不成禮簪歸，上皇復出去。鹵再遣使索迎，不報。明年六月，鹵令知院阿剌爲書，遣參政完者脫懽等復至。實慨然請行，詔乃加實禮部右侍郎，同大理寺少卿羅綺使鹵。實上事宜八，上曰：「此難可以遙度也。」實捧勅書遺可汗者，不過通好，絕無迎復一語，實訝之，將詣白閣臣，遇太監興安。安曰：「但奉黃紙幹事，他何與？」實遂偕綺、通事指揮馬顯，隨鹵使完者脫懽北行。也先營失八兒禿，實至，宣讀勅書既，也先曰：「我送若皇帝還京，而不以大臣迎，而殺我奏使張關保、姚謙，何以？」實曰：「太師名送駕，而軍馬不由關入，且肆掠，朝廷不能無疑。殘使臣，守關者坐不知，勿罪也。」又曰：「者盈不花二人，何以不返？」實曰：「自太師見蹂而後，子尋父仇，弟尋兄執，士積怒氣。南朝著令，獲一首級，得高官。無南使伴行，亦何以知太師所遣。」然則送差李實至大同，亦何以不返？」實曰：「無有。」既而曰：「知之矣。近者夜不收言大同城東八里，從諸屍囊中得文書，乃是太師所遣，邊軍畏不敢開。卽如今參政完者脫懽禮遇隆厚，前使何以獨薄？太師原之矣。」也先首許，又曰：「殺喜寧，亦不由朝廷指乎？」實曰：「喜寧負恩。以

太師高誼，欲南還上皇，喜寧輒再沮，而教令內訌，殊失太師意。朝廷明正典刑，爲後來不忠之戒。」也先喜曰：「吾不怠爾皇帝，晨夕知院伯顏帖木兒致恭敬，卽南朝邀得我能如是乎？」實謝，則引見上皇。上皇皮帳布幃，席地寢，惟見較尉袁彬、餘丁劉浦兒、僧人夏福三人侍，牛車一輛，馬一匹爲移營之具，他無有。實等上紵絲四，及糯米魚肉煤鈔燒酒等物，餘無所將。上皇泣問：「三宮安否？」實曰：「往上皇深居至尊，祇以過任王振，及此。」上皇曰：「振未敗，卿等無言振者，悔何及？卿第歸語朝廷，急復我守陵寢足矣。卽否編戶樂也。」實具請上皇引咎自責，謙恭避位，語質直。上皇嘉許之。袖出二書：一奉上聖皇太后，一奉上，一諭羣臣。時伯顏帖木兒指也先幼子曰：「此與朝廷議媾者也。」實不敢對。也先語實：「速以大臣來。大臣朝以至，駕夕以發。」且飲實，爲彈琵琶，吹笛兒，按拍而歌。實故作好語樂之。也先復語實：「我留上皇無以爲，卽豈可汗我。乃若此去汝中國自襲，與汝期八月之五日。」遣右丞抱禿同實歸，盡調還山西大同擾邊人馬以示信。而瓦剌主普花已遣使入奏。詔右都御史楊善使鹵，遇實懷來，因悉鹵問答，俾應鹵弗貳。實歸朝，五府六部數請遣鹵使把禿，不報。實乃上言：「臣和議事畢，俘迎復日期出也先之口，今失約，和不成，所憂匪細。」詔以須楊善復命，遂促令把禿還鹵，追善出塞，進實右僉都御史。上皇復辟後，實時巡撫湖廣，中旨奪職爲民。或謂實至鹵中見上皇頗倨，而詞又戇，上故啣之。而趙榮者，字孟仁，閩縣人，正統間以楷書生員授中書舍人，直文淵閣。鹵薄都城，責迎駕，羣臣相視莫往。榮與通政參議王復請行，遂以鴻臚寺卿同復出。大學士高穀壯榮，解帶贈之。也先與其弟伯顏帖木兒環弓矢露刃須之。旣朝見上皇，也先以其秩卑，不顧，却羊酒，取勅視番字。上皇

取勅視漢字。也先謾語復：「必爾胡淡、于謙等來。」上皇微曰：「彼無善意，可速歸。」既歸，辭前職，不允，改太常寺少卿，直文淵如故。嗣楊善出迎駕，榮以工部右侍郎隨行，同事千戶湯胤勣，甌寧和孫也。榮方與鹵語，不及答，胤勣輒先發，時時于坐上箕踞岸幘，朗誦其所著《平胡論》。伯顏帖木兒色變，胤勣出，脫脫普花謂譯人曰：「彼髻何爲哉？頃恨不殺之。」上皇歸，榮轉左。及復辟，代江淵爲工部尙書。曹欽反，榮騎而挺戈，呼市中從者數百人，前行鼓勇，欽卽日就擒。論功，兼支大理卿俸。而王復，固安人，起家給事中，陞通政司參議，加禮部侍郎。出迎駕，不果，歸，累陞通政使。英宗復辟，改兵部右侍郎。成化初，以尙書出巡邊，復改工部。有中官爲四衛乞胖襖褲鞋，復駁止之，語尙書余子俊曰：「衣褲以給應調征行之士，使其刻日起程，非此則給冬衣布花，令軍妻自爲之。況恩出內侍，國體甚褻。」子俊歎服。時法王國師死，京師者例爲營造墓塔。復奏：「國師故受賞賚不薄，宜出己貲，毋濫官錢。」人以爲得體。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諡莊簡。

論曰：幸黃紙無及迎復，居奇不成，非實口舌之能也。顧所以答也先數語，亦婉約入聽。太上韋帳席地時，所言何如？乃復辟後，中旨輒奪實巡撫。夫引咎避位，誠此日合情之語，顧坐是快快乎？衰寔報，追念振死，天順中兩不平。

楊善

楊善，字思敬，北直大興人也。少補諸生，好爲人策事，多權略。從燕王內難，爲引札舍人。及卽位，使

爲鴻臚寺序班。善儀觀魁梧，音吐洪亮，不甚通經術，而談諧不羈。永樂初，坐事逮繫，尋得復官，累陞鴻臚寺卿。治第都城外，有園亭花木之勝。諸公卿休沐時，每集宴笑。時稱善有鄭當時、陳孟公之風。正統中，遷禮部左侍郎，從駕土木，繭足還，年六十五矣。也先入犯，以左副都御史，佐于謙營門，進右都。是時太上在漠北，元旦猶循謁賀故事，善獨流涕：「曷不念太上無歲乎？」衆爲感愧且止。先是，科臣李實假卿佐，往也先通候，也先曰：「奈何不大臣來？」是時瓦剌可汗普花復遣使皮兒馬黑麻速逆駕，蓋可汗衆不及也先，而知院阿剌衆又不及可汗，君臣鼎足，外合而中離，其內難也，利歸也先，弊則均受，故急思議和。也先頗好名，恥屈意，但令可汗及知院入使。則諸大臣無敢任者，善獨請行。于是中書舍人趙榮毅曰：「臣嘗如鹵，識鹵情，願貳善行。」詔榮以工部右侍郎從善，與之勅，顧絕不及奉迎事，亦不與善一錢。善乃悉已貲，不足，遍貸中貴人治裝，從太上所遣還哈銘同往。既至也先所，也先使館伴者來，與飲帳中，詫善：「土木之役爲何？六師抑何辱也？」善曰：「當是時，勁師方南征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其里，初不爲戰備。今者南征之士悉歸，可二十萬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，悉教以神鎗機弩，多子砲、藥箭，兩頭銃洞人馬腹，透七札。又用言者計，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，所值蹄立穿。刺客林立，夜度營幕若猿猴。而皆已矣，置之無用矣。」問：「何以？」曰：「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，誠無須。」館伴悉以語也先。次日，善入謁，坐定，也先曰：「都御史爲通好來？抑爲迎皇帝來？」善曰：「南北之好久矣，豈惟今日？顧我上皇荷太師鄭重，我中國臣民無不口頌太師盛德，是以舉鞭弭，而惟太師也。」也先曰：「日者之釁，汝中國自詒之，亦知悔乎？」曰：「悔之。倘不爲逆振所誘，上皇身居九重，卽安得至

此？」也先曰：「獨奈何畜我馬價？予我帛，則時剪裂幅不足者？」善曰：「未嘗畜馬價也。太師馬歲益增，價亦不繼，顧不忍拒，是以微損之。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？」也先曰者者。胡語所爲是是也。善復曰：「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，諸通事爲之也，事露而誅矣。即太師所使進馬，亦有劣弱而貂皮敝，豈太師意耶？」也先又曰：「者者。然則不與鉄飴，而閉之會同館中，奈何？」曰：「飴自嶺外，非京師有。一飴值二絹，使臣予半價，閉而不鬻，皇帝安得知？譬中國向使者買馬，馬價少，使臣不與馬，太師知之乎？」也先笑曰：「者者。」善因復進曰：「太師之攻我兩矣，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。而太師之部曲豈無有血吾刃者，苦聲叫天，天胡不聞？上天好生，太師獨好殺。今和好不絕，彼此俱逸，不亦快乎？」也先益喜，曰者者。因問：「皇帝歸，還作皇帝否？」善曰：「已稱太上矣。堯禪舜，兄禪弟，一也。」知院伯顏帖木兒在傍曰：「且留都御史，問還作皇帝則送之，否不可。」也先曰：「我故須大臣來，大臣來，我安得食言？」平章昂克謂善：「歸爾太上皇帝，有重寶來購乎？」善曰：「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，天下後世謂太師意重寶也。歸我太上而不索重寶，我歸朝，監修史書，修載太師仁德，垂名萬代，不綦休歟？即重寶，安必不贖太師前也。」也先大悅，曰：「者者。」遂以善見太上于伯顏帖木兒營。善再拜，進醪糲，問萬壽，侍立不敢坐。也先數目太上，太上謂善，太師與汝坐則坐。善頓首辭曰：「君臣之禮，雖草野勿敢廢。」明日，也先邀太上其營，行餞，身彈琵琶，令其妻三人行酒。善等侍飲，執臣禮益恭。也先嚙指顧其下：「中國爾爾禮數。」遂以輕騎奉太上與善歸。也先送出帳十數步返，時鹵人多戀戀太上不能割，各行餞。而伯顏帖木兒數百騎護行，皆羅拜痛哭以別。太上既歸，而善以非上所遣旨，薄其賞，僅遷左都御史，

仍領寺事。而于謙心許之，多官其從行子弟。及易儲，加太子太保。善先事王振，後更事吉祥，而比石亨。既以奪門功，封興濟伯，兼禮部尚書，賜號奉天翼衛推誠宣力武臣，特進光祿大夫，柱國，尋加號守正文臣，歲祿一千二百石，世襲，兼領左軍都督府。嘗陰薦李賢於上，亨與吉祥忌之，稍稍間疎。無何，卒，仍故封，進侯，諡忠敬。四子，一爲勳衛，一指揮僉事，一千戶，一鎮撫。孫增，尚公主，爲駙馬都尉。

論曰：善故機便，責以方正矩幅，不可得。嘗以事被逮，與章朴同獄。時挾方書者罪死。善與朴暱，朴偶言家有《正學文集》，善婉請讀之，朴不疑，出書，則密以聞，於是朴死，而善得以生，復官。觀此，則其比逆振及曹石無疑。顧無此機便，而徒矩幅，知不能令也先者者，且能陰薦李賢，則諸比可無責爾矣。

康海

康海，字德涵，號對山，陝西武功人。生數歲，與羣兒嬉，爲嬉師焉。父鏞授之業，輒退而嬉，怒欲箠之。明日課所業，無可箠，乃已。就傳于牛生，授以小學之節，使無嬉，時病焉。稍長，語及牛傳，未嘗不潛然泣也。弘治壬辰，狀元及第，授翰林修撰。於書覽而不誦，嘗曰：「經籍古人之魄也，有魂焉。吾得其魂焉已矣。」在史館三年，凡諸著作，必宗經，次及子史。以宋人言爲俚，以唐爲巧，以秦漢爲伯仲，而有駁焉。故同進者忌，僞以國老文就而正之，海不疑，筆削而授之，十存一二耳。諸老咸病海。與太監劉

瑾同鄉，瑾以其文名，欲親之，海不與通。時郎中李夢陽爲尙書韓文章公疏，劾瑾，瑾搆夢陽獄，必死之。客曰：「念非康德涵，無可以脫夢陽者。」夢陽曰：「死吾安之，何以累德涵？且德涵必不屈瑾。」客強夢陽致二語德涵，德涵救我，惟德涵爲能救我。海得書喜曰：「我屈一瑾，而活良友，天下後世其許我！」卽上馬馳瑾門，門不爲通，海呼曰：「我天下魁人也，爾公鄉里。」遂入。瑾致上坐，海不少遜。留飲，海談笑睨瑾曰：「自古三秦豪傑幾何？」瑾愕然曰：「願先生教我。」海曰：「昔桓溫問王猛：『三秦豪傑何以不至？』猛捫虱而談世務：『三秦豪傑，舍猛其誰？』何溫闇若此哉？」瑾面發赤，疑海諷己，且問曰：「今三秦豪傑幾何？」海默屈指曰：「三人爾。昔王三原秉銓衡，進賢退不肖。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。」意蓋指瑾也。瑾轉發喜色，因復問：「其一人先生乎？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。」海曰：「公何謬及海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也，海何能爲役？」瑾固問之。海曰：「海不敢道。昔曹操憎禰衡，假於黃祖殺之，奸雄小智也。李白醉，使高力士脫鞵，可謂輕傲力士。力士脫鞵而不辭，容物大度也。」瑾俯首思曰：「先生豈謂李夢陽哉？夢陽罪當誅。」海卽起出，曰：「海不敢道者此也。」瑾謝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明日輒赦出之。閱二年，海之母歿，李夢陽爲表其墓，有曰：「海誠有所以重夢陽，何知有瑾？」自是海守常秩如故。瑾敗，海方艱歸，言官謝訥以海爲瑾黨，論罷海。海家居，葛巾野服，放情山水，隱於聲妓間，有東山遺風。久之，大司馬彭澤欲薦海起，海答書以見意，曰：「僕之不可於用世者有五，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。性喜疾惡，而不能加詳。今諸公者，皆喜明遜而陰譏，此一不可。翰林雖皆北面事君，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，僕懶散畏出，歲不能一造其戶，此二不可。人皆好修飾，僞恭假真，而僕每率意逢怒，此

三不可。士大夫不務修身力業，俱呻吟詩文以爲高，僕見輒有言，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，此四不可。與相好者接，每因其職事，加勉戒之詞，多忤其所好。彼或未從，卽拒而絕之。苟復見其所愛者，又不忍不告。或又告之，彼卽又不從，而僕又絕之，此五不可。執德不宏，不能信之于人。自入有罪者之籍，局閉淪落，智高萬物之上，名陷九淵之下，每於中夜，竊自歎悔，今又不徹而欲仕乎？此甚不宜出者一。一時同黜之人，固不幸而被污者，彼莫不覬幸僕出，以爲先容之地。而時宰苟欲引其私人，必援僕爲喻，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，此其不宜出者二。『瑾同鄉鄆縣有王九思者，以詞林出部，長文選，瑾敗罷歸，與海同以風流自豪。九思所作詞曲小令，秀麗雄爽，海親爲奏之，一座傾倒。嘗大集名妓百人爲驪，人各與牋詩去。兵曹郎楊廷儀，少師廷和弟也，起家還朝，過海，海喜，置酒引醉，自彈琵琶，唱新詞爲壽。廷儀徐謂：「家兄居恆相念，君但得一書，吾爲道地史局。」語未畢，海大怒罵：「若伶人我哉！」手琵琶擊之，格胡林迸碎，廷儀踉蹌走免。海遂入，咄咄蜀子，更不相見。君子以是益知海之不能降志瑾也。海之論文曰：「古人言以見志，性情狀貌，皆可求而得之，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。不自成家，傍人門戶，無乃類諸譯人也耶？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，陋哉！」常作樂章，求律于太常氏，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。尤精于曆數，隔年求日月交食，分秒不爽。用掌鈴天時，決傷寒人之死生。又明諸脈絡孔穴，以處鍼熨藥餌，悉不謬。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，陰陽家皆弗能駁也。用六壬太乙占事，知來輒驗。唯博奕薄而不爲。年六十四而卒。所著有《武功志》及《張氏族譜》、《對山文集》。

論曰：對山使不爲夢陽屈瑾，勢必以不屈瑾大困，蓋氣節旣不可犯。卽非瑾時，少師座中不易至也。

誦一瑾而活良友，究爲天下後世所許。五不可、二不宜，是其自譜，非激亢語。時有張志道者，字孟獨，以進士遊德涵、敏夫二人間。海卒後，其所著，率爲孟獨挾去。海有女，工文詞，爲蘭州孝廉張之渠婦，早寡，焚棄筆墨，撫兒光孝成立。及光孝筮仕西華，尙不知母能文。時有表姊某夫人求爲墓誌，母不報。母卒，光孝簡母遺奩，得二集，撫大哭。以知對山文字傳於女云。或曰：對山未進士時，以同鄉，一入瑾座。瑾借以夸內廷。則嘗使人曲致瑾：「天之有夏，必冬以斂之。有雷霆，必雨露以濡之。此消長至理，劉公正宜恩以濟其威。」瑾聞之慙然，以爪掐其掌，曰：「瑾素不聞斯言，康，吾兄也。」他日康艱歸，被盜，浮報所司。瑾迺橐二千金某知府，代償之。後因坐此見黜，寔未嘗屈節瑾。

李譚

李譚者，龍州土舍趙楷之幸門客也。楷兩弑趙宗，意且篡。州人購得遺孤寶，詣督府，請以爲龍州後。督府召楷，庭諭之再四，且曰：「吾令厚償汝。」楷不欲，譚乃爲寶說楷曰：「都卿相與富家翁孰樂？」楷曰：「卿相樂耳？」譚曰：「不然，卿相佐萬機，兢兢旰夕，一不稱旨，斥戮隨之。富家翁連田服賈，以規羨溢，相執襦綺，歌舞盈庭，目不接稼穡之艱難，心不涉案牘之糾葛，以此方之，孰與憂樂？」楷笑曰：「然則卿相顧不如。」譚又曰：「語云：人生行樂耳。土官家法，公所習聞也。舉筋防毒，卽枕慮刺，出非甲冑不行，入非扃鍵不居，賓從無促膝之娛，媵妾無更衣之侍。一有戒心，床夜五徙。若此者不如牧豎，猶得抱犢擁芻，駒駟達曙。」楷曰：「吾聞之，千金之子必重垣，三家之市必複戶，不爲病也。我土官雜襲彝

風，脫略王法，徵兵不待符檄之會，慮囚不煩律例之讞，盼睞則葦屋生輝，揮霍而壯士失色，不官何以得之？」譚曰：「不然，主家簪纓而禪者夙世矣，遂天年無患幾人也？向爲農夫以沒齒，豈有是哉？」語曰：厲憐王。夫厲，惡疾也。猶憐王者，誠惻生而惕禍也。」楷知譚劇切己，爲不答，已而中動。僉督府復諭，遂讓寶，然卒弑寶。

論曰：士官中亦讀書稱詞家，乃作長短言相向乎？

唐文獻

唐文獻，字元徵，號抑所，南直華亭人。萬曆丙戌進士第一人，授修撰。頗清辯，每注意本朝掌故及名臣風節。侍皇長子講學，曲譬爲多。晉禮部右侍郎，歷都御史，端居憂國，提獎人倫。妖書事起，輔臣沈一貫與禮部正域議不合，言官逢一貫，遂疑郭宗伯爲之，事不測。文獻曰：「四明頗好名，宜有以忱之。」率同志入四明坐，坐定，曰：「相公能贊天子喜怒，持國是，幸甚。」四明蹙然，曰：「不敢也。」曰：「相公不殺人，人知之。相公不殺正人，人知之矣。」四明以言激，益警。則又曰：「郭宗伯海內交口清質無他，聞相公有意殺之，幸暴其寔於天下，以見正人亦每觸不諱，而相公之殺正人有辭也。」四明驚，色赭，踟躕不能自容，曰：「無是。」曰：「固知無是也。而諸臺省所欲爲，具爲相公承之，則奈何？」四明揮茗洒地質天：「一貫爾爾，有如此茗。」文獻曰：「宗伯故不免，文獻輩不能持相公茗告天下也。」曰：「奈何？」曰：「相公不力訊此獄，即是有意興此獄。幸無以疑殺正人，此關天下萬世口，不細也。」曰：「此當以緩

得之矣。」獄卒解。華司理以抗稅璫，被誣詔獄；李黃門沂以論權璫，觸怒，廷杖。文獻俱爲周旋調護。卒，贈禮部尙書，諡文恪。

論曰：四明頗習事，而不能於同官鯉，因及正域，此朋黨之所由始也。元徵卽以危語中之，顧不如溫語待之，曰：「如妖言不宜問，問則益增。不如妖言不必問，問益贅。且夫不問久自露也。以問使秘之非計，以急問使酷秘之，益非計。設非皦生光，當作何下場？而元徵顧未及此。」

沈自徵

沈自徵，字君庸，南直吳江人，幼佻達。父甲，南京刑部郎中，鎖書室，課嚴，夜則穴竇出，旦復坐室中哦。課辦，所受父生產浪且盡。磊落自負，雄辯，譚兵事尤酣。九邊形勝，握麈娓娓，詳略始末悉。友有全史，苦未易竟讀，更番置几上。自徵每至，輒丹鉛之。積久，無不章句經評駁者。友笑曰：「余書君竟攜去。」爲文據案直書，格無定體，尤長北詞。崇禎三年，遵永破□□□。兵使者張椿引自徵幕府，曲計復遵永，不居功。時督師袁崇煥以失事中疑，重兵壁城下，不入朝。大司馬慮其激也，檄自徵出見崇煥偵之，與騎三百。自徵曰：「無爲有騎，益之疑耳。」縋城，單騎往，望袁營厲聲呼：「大司馬有話致督師。」軍中以矛一人，不戒，令入，坐定，從容曰：「天子新踐祚，不次擢公，藉鎖鑰，不可謂非知己。」崇煥引坐，稍近，俯首聽。自徵審崇煥無他，因曰：「報知己有日，勿以近狀自隳。」崇煥聞此語，爲氣息容與，頗曲飾。自徵曰：「孰以此遍悉在廷哉？而所不釋然于在廷者，公列營城外，不尺一內陳，諸士馬果公

能自爲東西乎？」崇煥遽然曰：「是何敢。」自徵益知崇煥中虛，乃復盡言：「萬一臺省含沙，司馬投杼，即天子欲原公，不可得，公寧不爲門戶計？且也，烏帥文龍死，至今天下惜之，冀公立功自贖。而不然者，何所恃以無恐？嗟，再嫁之女自言其貞，夫誰信之，不如自歸乞一面，收之桑榆，僕所爲加額惓惓也。」崇煥改容謝，請即日入朝。自徵曰：「勿遽。」願先入白之，設廷論稍異同，萬不能借公作好也。」于是百口司馬之堂。天子召見，賜貂裘玉帶慰之。究以罪不赦，伏誅。自徵居京邸十年，踪跡不一：或名媛麗姬，奏歌舞，綺羅珍錯，眩耳目；或獨臥敗席，廚鹽齏數莖；或有見其峨冠大蓋，三公九卿，前席請教；或又見其窮巷湫雜，呼盧唱酬，追逐鷹犬以爲樂，終莫定其爲何如人也。晚年歸吳門，營所居，層臺疊棟，雕欄錦砌，居然富貴豪也。以其餘分火知交，不厭重複。久念母氏早喪，盡捐其資產，歸禪院，資母冥福，仍洗手爲婁人，隱太湖僻地，茅屋躬耕以老。庚辰，大司成以賢良方正辟，不赴。

論曰：君庸，其遊俠之林歟？所草劇本爲《霸亭秋》、《鞭歌妓》、《簪花髻》，合名爲《漁陽三弄》。又有《冬青樹》一劇，聲情激楚，或以類文長徐渭云，而不如其豪。

夏之旭

夏之旭，字光初，浙江嘉興諸生也。乙酉六月，從吳易起事太湖，潛走浙東請兵。會國舅張國俊入杭間，以爲且就媾于魯，廷臣頗信之。之旭奉吳易疏，廷爭之，事遂已。先是，陳子龍司理紹興，常以罪坐鄭遵謙外婦金，弗赦。至是子龍將往浙東，復使之旭釋怨於鄭義興曰：「往者陳司理以執法之故，開罪